

## 樟树坳茶座

## 拐杖

马卓

车子在一个拐弯处停下。带路的周校长指着马路左侧一条溜入灌木丛的土路说,沿这去小唐家还要走两三里路。

这次广东狮子会将在隆回县内资助八十名贫困学子,小唐是拟受助的学生之一。我们陪同广东狮子会爱心人士入户走访,现场核实。

连日阴雨绵绵,将下坡山路冲刷出一片沟沟壑壑,零零散散的褐色落叶点缀其间。路潮湿,却坚实,我们蹦来跳去,跨过一条条沟壑。下了坡,进入一片田垄。沙路变成泥路,沟沟壑壑转眼化为一片泥泞。这是一条布满脚印的路,脚印挨着脚印,脚印叠着脚印,脚印套着脚印,脚印里蓄着或深或浅的水,水或清或浊,随处可见长长的新鲜滑痕。常年在东莞创业的李先生和陈女士不由蹙起眉头,踌躇不前。周校长是山里人,对此习以为常,身子一扭,忽左忽右,一阵腾挪跨跳,一眨眼功夫闪到丈余开外。其他人见状,鼓起勇气东施效颦。或踏着路边枯草,或拉扯着割人的茅草,一步一惊雷地试探前行。“油腔滑调”的淤泥总企图与行路人来一次肌肤之亲,一行人小心翼翼,趑趄趑趄,几欲倒地,差点让其得逞。美丽的陈女士更是来了个一字马,好在她是学舞蹈出身,却不可避免地成了“泥人”。有惊无险,陈女士也吓出一身冷汗,不禁连声发出小唐上学不易的感叹。

穿过田垄,沿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走上一段路,就到小唐家了。小唐家

是一层的红砖屋,属扶贫安置房。一个长相黝黑、身材敦实的老男人和两个穿校服的男孩在屋前早早等着我们。个子稍高的男孩是小唐,另一个是他弟弟。老男人是小唐的爸爸,这出乎我们意料。屋内逼仄,没有像大多数农村家里那样摆上一张四方桌,而是搁着一张小一圈的烤火桌,桌上乱糟糟地堆满了瓷杯、洗衣液、书本等东西。可以说,这张堆满杂物的烤火桌是这个家的缩影。

老男人木讷,不善言辞。一问一答间,得知他四十六岁才结婚,先后生下小唐和他弟弟。小唐妈妈智力有些问题,做事不利索,却多少可照顾家和孩子,两年前因病撒手人寰。

陈女士坐在木椅上,倾伏身子与小唐攀谈。也许没与陌生人打过交道,这个长相俊俏的男孩牵拉着眼皮,双手下垂像犯了错,半天不吭声。走南闯北经历过无数类似场景的陈女士无计可施,向周校长求助。周校长介绍,小唐今年十岁,读四年级,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优秀学生,更值得称道的是小小年纪却懂事明理,人穷志不穷,乐于助人。说到懂事,几个闻讯过来看热闹的邻居叽叽喳喳说开了。老男人为了多赚钱,经常早出晚归,小唐放学回家后,就忙得不亦乐乎,做饭,洗衣服,辅导读一年级的弟弟做作业。邻居同情的语气里含着一丝显而易见的羡慕之情。

李先生给小唐拍照,他仍牵拉着眼皮。李先生于心不忍,叮嘱周校长,学校

要有意识对这种孩子给予更多的关心和表现机会,不能让他们有自卑心理。周校长说,请放心,学校一向对他们尤为关爱重点照顾。李先生将事先用信封装好的资助金和一书包鼓鼓囊囊的文具赠给小唐。小唐将资助金转手交给老男人,他和弟弟迫不及待地打开书包,一件件翻看着书包里的文具,一摆摆铅笔、圆规、尺子、量角器、作业本和课外书就倾巢而出。两个男孩脸上露出了欢快的笑容。这才是他们本真的一面。我笑着看着此时天真无邪、快乐无忧的他们,心里涩涩的。我不忍多看,扭头不经意间望见陈女士。她笑盈盈地凝视着他们,我却分明发现她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还有数位同学待走访,不能逗留太久。陈女士蹲下身子,与小唐拥抱。他犹豫一下,然后闭着眼睛听话地偎在她肩头。此刻,他是否想起了脑子不清醒却给他温暖的妈妈?陈女士松开他,盯着他圆溜溜的大眼睛,问他的理想是什么。我将来要当警察。临别之际,小唐终于说出第一句话。陈女士说,为什么选择警察?小唐说,我要保护我的家人。大家愣了愣,随即朝他竖起大拇指。

我们踏上了返途,两个男孩站在屋檐下拼命地挥舞小手。小唐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身进屋,拿了一截与他手臂差不多粗的木头,追陈女士而来。他递过木头说,路滑,送你一根拐杖,拄着不会摔倒!陈女士俯下身去,再次把他揽入怀里。

我心头不觉一震。眼下小唐的生活深陷泥淖之中,许多人以不同形式赠予拐杖,帮助他渡过这段艰难岁月。但愿他步入阳光大道时,如今天这样不忘将手中的拐杖递给尚在泥泞里跋涉的人们,将善良、美好和爱在人间传承。

(马卓,任职于隆回县教育局)

## 双清

SHUANGQING

## 乡土视野

## 家乡的雪

申云贵

一直,我都爱着它,爱它洁白的容貌,爱它曼妙的身姿。

那是家乡的雪。小时候,每到冬天,它就会如期而至。

那轻盈的小精灵,旋转着,飞舞着,铺天盖地落下来,落到余湖山上,落到蒸水河里,落到田野,落到荫家堂鱼鳞般的青瓦上。

于是,青山变白了,田野变白了,房屋变白了,大地变成白茫茫一片。

我跳着,笑着,伸出小手迎着。那调皮的小精灵,一会飘进我的耳朵,一会粘上我的眉毛,一会又钻进我的脖子。那凉凉的感觉,浸入我的五脏六腑,像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挠了我一下。邻家的小哥哥,堆起一个小雪人,用石子做眼睛,用红萝卜做鼻子,用小木棍做嘴巴。我们围着它,唱起:“小雪人,白又胖,大眼睛,红鼻子……”

落雪的时候,父亲的心是宁静的。他手提小火箱站在门口,眼睛望着田野,望着对面的山坡。山坡上有他秋天种下的麦子,田野里有他秋天种下的油菜。或许,他正沉浸在“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意境中。也或许,他的脑子里正呈现一个缤纷的世界——地里的麦子黄了,田里的禾苗绿了,塘里的鱼儿在撒欢,碗里香喷喷的米饭在冒着热气。此时的父亲,眼光是柔和的,脸色也是柔和的,像云霖寺里的一尊佛。

落雪的时候,母亲的心是宁静的。她坐在地炉子旁纳鞋底。地炉子上放着一只铁锅,锅里的猪食“滋滋”笑着,母亲嘴角也挂着笑。长长的线在母亲手里游走,就像她长长的牵挂。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在扩展,那是她密密麻麻的心思。忽然,她“哎

呀”惊叫了一声,旋即,脸上泛起红潮。原来,是针刺伤了她的手。她为什么走神了?或许,是想起了与父亲在一起的某一瞬间;也或许,是想起了我们穿着她做的布鞋被人羡慕的情景。

落雪的时候,奶奶的心是宁静的。她戴着老花镜,也坐在地炉子旁,为我做“鞋套”。“鞋套”是用破布拼凑而成,像一只硕大的袜子。奶奶一边做一边自言自语:“外面的雪怕有半尺厚了,这么厚的雪,走路时雪会进鞋子,这么冷的天气,雪进了鞋子可不得了!”奶奶做得很认真,一针一针慢慢缝着。她鸡爪似的手上有一条被冻裂的口子。她的头发,像窗外的雪一样白。上学时,有了奶奶做的“鞋套”保护,雪再也不会进入鞋子,走路也稳稳当当。

落雪的时候,大地也是宁静的。山,被雪覆盖着,它们在蕴育生机;水,被雪覆盖着,它们停止了喧哗;草木和小虫子被雪覆盖着,它们在养精蓄锐。我住的村子也被雪覆盖着,一只狗围着村口的老梧桐树嗅来嗅去,几只麻雀在雪地上旁若无人地觅食,邻家烟囱上升起的袅袅炊烟,不断地扭动、翻腾、变幻,像一支巨大的画笔在挥洒泼墨,而雪覆盖的大地就成了洁白的画布。

这宁静,是雪赐予的;这洁白的世界,是雪赐予的;还有那些快乐和遐想,也是雪赐予的。有雪的家乡,是我最喜欢的样子。有雪的童年,是我难忘的时光。

可是,这些年,家乡的冬天,很难见到雪了。

忽然想起梁实秋的一句话:“雪的可爱之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上接2版①)

“办教育不能图短期效益,而是要把它当做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做。如果抱着追逐名利的心去办教育,那么注定走不实、走不远。”尽管学校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是申建军始终不忘初心,常对学校的教职员工说,有教无类是一种教育的境界,只有带着一颗真心、一颗爱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才能办好“学生向往、教师幸福、社会满意”的教育。

作为一位人大代表,申建军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先后提交了《关于将邵东机

场改为军民两用机场的建议》《关于将邵东红岭路延伸至宋家塘的建议》《关于加大改革力度、促进邵阳民办教育发展的建议》等有分量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作为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我会继续关注民办教育。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教师资源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同时希望尽快完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立体教育网络。”申建军说,新的一年将继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让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上接2版②) 正因有此触动,他组织编写了90多万字,配发300多张图片的《邵阳名胜故事》,充分发掘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促进文旅融合,助力邵阳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市政协搜集整理了近2年的300多篇文史稿件,共选出53篇结成文史综合辑,分《邵阳人物》《史海拾贝》《风土人情》和《文史知识》四个专题,共编辑25万余字,展示了一幅充满邵阳特色的风情画卷。

张治求说,文史工作专员热情很高,年龄最大的已有92岁。“看起来轻飘飘的几十页纸,要做6至8个月的编辑工作。”但是大家乐此不疲。针对邵阳的文物保护单位有名单却未必有史料的现状,明年打算将邵阳的国保、省保、市保的史料整理出来,

水杉林

刘玉松 摄



“星期天摘猕猴桃(即猕猴桃)去不去?”

“去,必须去。”

大多时候,我都是老气横秋的,但要是说到摘猕猴桃,我立即就天真起来,尽管膝关节的情况越来越坏,尽管身上有事千头万绪。

A君辗转江湖,一年中用半年时间赚钱,半年时间花钱。他“烟雨笠笠单行”,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漂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座山峰爬到另一座山峰,随遇而安,处处皆可托寄肉身。我们几个人凑在一堆,像足了落草的寇,贼眉鼠眼,衣衫褴褛,形迹可疑。像我们这样的人嘛,书院、茶馆、图书馆等但凡整洁些的地方,怕是不会让我们进吧。

雨、雾、风大作,是风起云涌的气势了,还没进山,身上便已经滴滴答答淌起水来。高山秋雨,凉得牙齿咯咯响。“怕什么,又不会死!”A君风轻云淡地说,他是铁了心既来之则安之。大家也就义无反顾地往前冲了。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满载而归的妄想。我只是坐得太久太久,想松松筋骨,试一试自己还能走多远。以前以为“跋山涉水”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词,现在觉得它充

## 精神家园

## 深谷摘桃

楚木湘魂

满愉悦,至少它让我忘记自己是身上有千斤担子的中年人。有人带了柴刀,在前面披荆斩棘,硬生生地在灌木窠里开出一条路来。我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有水、面包、牛奶和橘子,悠闲得像是要去走亲戚一般。雨水里我居然有兴致将紫色的醉鱼草花插了一篮子。醉鱼草很香,山花蜜中常有它的香味。

“从前……”A君说。

人生已经过半,银行卡里没钱,但肚子里颇有些积蓄,故事一说起来就能滔滔不绝。他开过店,打过工,买过地下彩,走南闯北,起起落落。有过深刻的碧水飘零、单骑孤旅的体验,亦曾快意诗酒,逢场作戏。这一生,积蓄无多,但不算白白在红尘里打了个滚,对得住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在深圳差不多消磨了全部青春。在流水线上一天天地熬着,熬到出粮(发工资)的那一天,兴

奋地跑到邮电局,把到手的几百元钱换作一张飞往家乡的汇票。那时候的女孩子,一心想着帮衬家里生计,手里只留下买卫生巾的钱。我忽然有些纳闷,当年我们唱着《恋曲一九九零》的时候,也只不过是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十几岁的大孩子,没见过火车,没见过高楼大厦,何以父母利那间就放心地放我们到那个遥远的陌生的城市里去谋生立命?

离开时正是青涩年纪,归来时已经油腻中年,人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漫长。那些熟悉的老人,一个个只剩下神龛上的一张黑白照片。

入得深谷,绝壁上爬满藤梨的老藤,果子却一个也没有。雾越聚越拢,便是有果子,也难看得见。他们在向深山更深处漫溯,看着他们手脚并用爬得很慢,但转眼间便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立在悬崖之上。

“在——哪——里?”

“在——哪——里?”

回声几乎磕在额头上,嗡嗡的。

偶尔有一两株开着蓝色铃铛花的植株进入眼底,我到底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沙参!竟然有沙参!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他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手上空空如也,连蛇皮袋子都被他们扔在哪个草窠里了。他们百般庆幸——好在是没有,要是摘得一两百斤,这样的深山老林,这么大的雨,怎么背得回去?我想起一个老姐姐说过的一个相似结构的句子:“好在我是不会念书,要是考个大学,娘爷怎么送得起,愁也得把他们愁死!”

我们蹲下来谈论西边峡谷里的野生核桃,东边坡上的松树,说得眉飞色舞,说得仿佛手到拿来。其实我们已经被雨淋得狼狈不堪了。无才可去补苍天,但是若论到穷快活,若论到以阿Q精神修补生活的破洞,我们总还算是一把好手。

下山时,我的竹篮子里仅有一枚藤梨,淋了一天雨,手脚都要麻木了,毫无感冒症状,想想也是命运待我不薄的。

(楚木湘魂,任职于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